



册府元龜
卷之五百三十三
至三十九



13
849
177



門 1 3
849
177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諫諍部 十一

規諫第十

唐揚武本名弘武乾封中自司戎少常伯遷西臺侍郎高宗嘗問曰卿在司戎受非其才何也武曰臣妻剛悍其所囑不敢違阻高宗嘉其不隱笑而遣之或以武言諷帝之用后言也及在政事謙慎自守而已

李景伯景龍中爲給事中又遷諫議大夫中宗嘗宴侍臣及朝集使酒酣令各爲迴波詞衆皆爲諂俛之詞及自要榮位次至景伯曰迴波爾時酒卮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旣過三爵誼譁竊恐非儀中宗不悅中書令蕭至忠稱之曰真諫官也

楊相如先天中爲常州晉陽尉上疏陳便宜曰臣聞賈生之言曰人君之於天下猶今人置器置之安處則安危處則危是國之安危政之理亂亦由乎陛下所置甚易爲也今陛下以命代之主率易爲之資握黎元之命包宇宙之廣盡係之於陛下陛下可不置

之於安處乎書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斯之謂矣陛下在黎人之上居萬乘之重將欲爲也天下已隨之將所尚也天下已尚之然風俗之端邪正之首者皆從陛下所爲也非徒風俗邪正所係亦禍福存亡在焉陛下取舍運爲甚不可忽也臣不敢遠徵古昔博引傳記請以隋煬帝太宗文武帝言之煬帝籍文皇之資躋太寶之位兵加海外威震區中乃自恃其強不憂時政大縱驕慾恣成猜險所爲不軌所行不順忌忠正之義黜廢賢良狎便佞之言昵愛邪僻荒淫酒色窮極綺麗兵戈不息調役非時奇技淫巧者

率獲登遷力邊攘寇者皆愆財賞不恤人之疾苦不知政之理亂君臣阻隔上下相蒙雖制勅交行而聲實舛謬言同堯舜迹如桀紂爲行若是人何克從夫推心不誠欲人之附已資惡內熾望俗之無邪猶却行追人向日避影孔子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煬帝不節其慾而欲禁人之慾其可得乎故四海之風淫天下之情僞其人怨其俗蕩貞髦擯逐姦逆競馳皇綱紊而隙生禍釁滋而難作昔之有隋也今轉爲大唐豈不以縱慝無厭危患不恤舉天下之大一擲而棄之荒迷沉亂終不自覺要之

覆滅死於人手爲天下笑甚可痛哉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諺云前車覆後車誠然則主社稷承宗廟者可不極思慮深勗勵乎夫昏主卽聖君之資亂邦爲開國之始是用集我昌運太宗以聖德英武雄才睿畧掃除昏虐大濟生人叱叱而四維更張指麾而六合復正其知人任使盡得其才或取諸俘虜讎敵並推懷而用之意豁如也故房玄齡識之於月品尉遲敬德狎之而不疑接李靖以優禮此天下之智謀所以得輸其赤心天下之勁勇所以得盡其死力也帝業旣就寰中已安後武先文勵精爲理務堯舜

之道想致叢皇之俗開禮賢之館置十八學士聽朝之後覃思典墳周通百家樂而忘倦所謂武以得之文以守之其帝王臧否安危成敗政刑理亂風俗興衰皆鑒於前古比之明鏡故以書籍爲古鏡魏徵爲人鏡見善則行之不善則去之聞直言則欣然受納得一士則喜見於朝諂諛便媚者不得臻於前梗正貞賢者從容於左右矣貞觀之際太平俗洽官人得材功賞必實刑不謬及禮無愆度于時天下晏如遺糧在畝盛德洽於人心而祥風游乎海內矣非太宗之明懿聰達虚心治道與天下貞臣正士同心戮力

豈能致於此乎初東巡以供奉不精而有罰旣到維
邑入理隋之舊官頗趣遊畋或見可欲魏徵驟諫太
宗欣然罷之曰非公無此語也自是帝節慾向道思
愆納正用斯而言則聖人之情不必無慾也且物懸
於外情動於中情之動中則無窮也物之銜外則不
極也以不極之物銜無窮之情動而不爲之節制雖
有聖智亦安得致升平之事乎故太宗之情非無慾
也擬致升平之資故樽節維持之耳往以隋人失御
天命有歸而始終經綸斯亦勤矣首建大義提三尺
安八紘創萬代立社稷傳子孫位已重矣功已大矣

亦安得不思盈滿之誠而檢嗜慾之情乎故太宗之於崇臺邃宇非不愛之惜人力也寶衣玉石非不美之節人財也妍倡絕豔非不樂之妨聽政也犬馬畋獵非不好之蕩心意也此數者皆能裁抑之是使人之賦歛也輕歲之調役也寡舉人之利甚博資國之用不費國用不費人利是豐則不言而禮讓自行清淨而仁義大洽非徒太宗之爲理若是古之明王聖主曷不繇茲道乎臣歷觀有國有家莫不以驕矜放縱而戒畏慎謙恪而興然鮮蹈興平之衢多遵覆滅之路者何也實以在旣安之日側忘兢畏及危逼之

勢始思悔咎徒成追恨亦何補乎臣誠以人主之在深官方安平之日若能先慮危難以自悔勗去不經之道防可欲之原務任賢之規除輕暴之迹則履萬有必安之途而無顛蹶覆辱之患矣行之甚易在人主爲之臣所以舉隋氏縱慾而亡太宗抑慾而昌願陛下詳擇今天下皆拭目而視傾耳而聽欲望陛下兢兢業業以致太平也臣誠以爲宜劾太宗去邪佞之士進忠賢之人與之討論詩書談議得失以見先古之成敗以較當今之可否行其所長棄其不善如此則朝廷無僻謬國政必清平矣臣又聞書籍所載

美惡具存採其陳迹爲之鑒誠陶然其中甚足樂也亦何必窮逐聲色巡遊罔倦不務詩書之樂乎非獨妨於政理徒勞棄日矣往者太宗嘗勅魏徵作群書理要五十篇大論得失臣誠請陛下溫清閑暇以時觀覽其書雖簡畧不備亦足以見忠臣之讜言知經國之要會矣夫古之人主莫不委任忠正廣務才賢而保正全忠者稀傾側向背者衆非緣人主知其不忠不正而用之也蓋似正而非正似忠而不忠深心以藏邪厚貌而難測耳所以嘗患謬用之而不辨其真實也且非忠正尚不辨其真實况實忠正豈得知

而信任乎故有獨行而見踈有懷忠而受讒矣此先古帝王迷惑錯誤以不忠爲忠以賢爲不賢率皆十八九也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非夫聖主明王則不能知也今陛下聰明在位慶祚方遠若欲任人擇士取致太平必宜先辨忠賢以別邪佞若忠賢旣辨邪佞不雜正人爲之羽翼邪人不造其間則有仁義道德行於四方而無諂諛傾巧以亂陛下也且忠賢邪佞雖有難知今以陛下明悟神聰孜孜選用更垂之以睿鑒又加之以審察豈有不知之者乎然其審察之宜可以意測可以情恕矣以意測者測邪佞之

臣也以情恕者恕忠賢之臣也夫忠不似佞佞則似忠請陛下測之恕之則可知也臣聞人之性分不可轉移邪佞忠賢各有所趣順道違俗忠賢也違道順俗邪佞也若言之拂耳行之忤心動繇先王之道事極終始之慮志惟安國衛主者忠賢之所爲也故邪質而不佞勤誠而取容務正道而抗節人主聞之固將踈遠之矣此真忠賢之臣也陛下可不恕而用之乎順欲從旨其言美飾不繇先聖之道思亂國家之政務於要利以惑王者邪佞之所爲也故發小惠以買信忘大義而苟合權寵勢而挾威伺愉悅而爭媚

人主見之固將親近之矣此真邪佞之臣也陛下可不測而去之乎大率人君皆惡其臣忤心而欲人之順已賢臣正直安得不忤心乎邪臣諂詐安得不順已乎故積忤生憎禍之路也積順生愛福之門也此邪佞所以常親而寵賢臣所以嘗踈而辱也自古帝王之使臣佐者曷不多論此弊乎陛下誠能反是而求之精心而察之愛其所忤而收忠賢憎其所順而去邪佞則天下之忠正可以比肩重足天下之太平可以千秋萬歲太宗之政化復行堯舜之淳風日用矣此愚臣所以請陛下審察忠佞測恕之之術也國

家自垂拱以後至於近年寇賊屢興兵革數動邊師
潰喪日費滋多加以觀寺修營錫賫繁數郡縣之吏
未息侵漁寰區之氓率盡周饑官班冗贅淫費頻煩
近者人獻直言時有切諫徒聞讜議竟不施行至于
營造未甚休息是使國儲不足人蓄久空俗弊之繇
其來已漸又制勅甚重姦非莫懲節限雖多逾越極
衆狐霸寡援者小罪必罰貸賂朋黨者大愆不繩聽
斷之獄不審寰中之罪未肅也夫法貴簡而能禁罰
宜輕而必行陛下方興崇至德大布新政譬琴之不
理宜在更張路之不平終當徙轍若不改創而求理

安揚湯以止沸不可得也臣請一皆除去碎密不察
小過小過不察則無煩苛大罪不漏則止姦慝使簡
而難犯寬而能制此所謂天網恢恢疎而不漏矣然
後停不急之務漸無爲之理休罷造作節減之賦息
徭役除贅官絕吏之侵漁復人之本業斯則人安而
俗富也且俗富則國富人安則國安所爲之術無他
惟此而已矣帝覽而善之
張九齡開元三年爲左拾遺上疏曰古之選用取其
聲稱或遙聞辟召或一見任之是以士修業行而流
品不雜臣以爲吏部始造簿書以備人之遺志今反

求於案牘不急於人才亦何異遺劍中流而刻舟以紀去之彌遠可爲傷心凡有稱吏部之能者則曰從尉於主簿從主簿與縣丞斯選曹執文而善知官次者也惟論合與不合不論賢與不肖大畧如此豈不謬哉臣以爲選部之法弊於不變變法之易在陛下渙然行之夫以一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君子從此遺逸而有識者之所歎息也

褚無量爲右散騎嘗侍開元五年太廟四室壞無量上疏請修德曰臣聞尚書洪範傳云王者陰盛陽微則先祖見其變昔成湯遇旱引事自責云女謁盛邪

今大廟毀壞耶是事先祖變見後宮之中非所幸者親厚之後簡出少多以應其變又竊聞左右近臣妾奏云國家大廟其材木本是符堅時舊殿隋文帝創立新都移宇文廟故殿改造此廟臣按地志隋文帝開皇初創置長安城卽造此廟元非符堅及宇文氏所作况我國家及隋文帝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豈復遞取符堅之舊殿以克大廟者乎此則言僞而辨殊不足採納伏願精選舉用賢良節奢靡輕賦稅繼絕代慎刑罰納諍諍察諂諛夫如是則人和人和則氣和氣和則天地和矣人天和會災異自銷伏願虔奉

神心克謹天誠呂向爲起居舍人玄宗東封嘗令突厥人伏馳射向上疏諫曰鷓鴣不鳴未爲瑞鳥猛武雖服豈齊仁獸由是醜性毒行久務嘗積今夫突厥者正與此類今陛下收其頃効雜以從官赴封禪之禮參玉帛之會詔許侍遊召入禁伏賜以馳逐使操弓矢競飛鏃於前同獲獸之樂倘此等各懷犬吠交肆盜憎刑卿詭動何羅竊至暫逼嚴蹕稍冒清塵縱單于爲醜穹廬爲汚何塞過責伏願勿復親近使有分限侍不失嘗歸於得所孰不幸甚

劉彤爲給事中開元十七年朝五陵每發行宮天尚未曉彤上疏諫曰將事發軫路猶曠黑紅塵四合白刃交馳往來不相知左右不相識假令有敗車逸馬枯木朽林則變在不慮患生所忽不可輕也伏願慮及細微以安宗社拜陵之日必候朝光凡百歡心普天幸甚制曰朕夙敬之志惟在昧爽卿重慎之誠欲及辨色國體宜爾用納良規然要須早朝稍盡夜漏耳

高適爲彭州刺史時劍南自玄宗還京後於綿益州各置一節度百姓勞擾適上疏論西山三城事曰劍南雖名東川西川其實一道自邛關黎雅界於南蠻

也茂州而西經羗中里平戎數城界於吐蕃也臨邊小郡各舉軍戎並取給於劍南也其運糧戍以全蜀之力兼山南佐之而猶不舉今梓遂果閬等八州分爲東川節度歲月之計西川不可得而叅也而嘉陵比爲夷僚所陷今雖小定瘡痍未平又一年以來耕織都廢而衣食之業皆貿易於成都則其人不可得而役明矣今可賦稅者但成都彭蜀漢四州也又以四州殘弊當他十州之重役其終久不亦至艱又言利者穿鑿萬端皆取之百姓應差科者自朝至暮按牘千重官吏相承懼於罪譴或責之於鄰保或威之

以杖罰督促不已逋逃益滋欲無流亡安可得矣此日關中米貴而衣冠士庶頗亦出城山南劍南道路相望村坊市肆與蜀人雜居其外合卧儲皆求於蜀人矣且田地疆界蓋亦有涯賦稅差科乃無涯矣爲蜀人之計不亦難哉今所界吐蕃堡而疲於蜀人不過平戎以西數城矣邈在窮山之顛垂於險絕之末運糧於東馬之路坐甲於無人之鄉以戎狄而言之不足以利戎狄以國家而言之不足以廣土宇柰何以險阻彈丸之地而困於全蜀太平之人哉恐非今日之急務也國家若將已戍之地不可廢已鎮之兵

如不可收當宜却停東川併力從事猶恐狼狽安可
仰於成都彭蜀漢四州哉慮垂聖朝洗盪關東掃清
逆亂之意也倘蜀人復擾豈不貽陛下之憂昔公孫
弘願罷西南滄海專奏朔方賈捐之請棄珠崖以寧
中土謹言正本匪一朝一夕臣愚望罷東川節度併
於劍南西川不急之城稍以減削則事無窮頓庶免
倒懸陛下若以微臣所陳有萬分之一下宰相廷議
降公忠大臣定其損益與劍南節度終始處置疏奏
不納

趙退翁志行修潔不求聞達寶應中兵荒頗甚人多
艱乏又將營奉泰建二陵或稱奢侈退翁褐衣上疏
以爲宜遵儉薄時人稱之

裴諤大曆中爲河東道租庸鹽鐵等使時關輔大旱
謂請入計代宗召見便殿問謂推酤之利一歲出入
幾何諤久之不對帝復問之對曰臣有所思帝曰何
思對曰臣自河東來其間所歷三百里見農人愁歎
殺菽未種誠爲陛下軫念先問人之疾苦而乃責臣
以利益子曰理國者仁義而已何以利爲是未敢卽
對也帝前坐曰微公言吾不聞此拜左司郎中帝時
訪以事

元稹元和初爲左拾遺既居諫垣事無不言卽日上
疏論諫職又以前時王叔文王伾以猥藝待詔蒙幸
太子永貞之際大撓朝政是以訓導太子宫官宜選
正人乃獻教本書曰臣伏見陛下降明詔修廢學增
胄子選司成大哉堯之爲君伯夷典禮夔教胄子之
深旨也然而事有萬萬於此者臣敢冒昧殊死而言
之臣聞諸賈生曰三代之君仁且久者教之然也誠
哉是言且夫周成王人之中才也近管蔡則讒入親
周召則義間豈可謂天聰明哉然而克終於道者得
不謂教之然邪伯禽唐叔與之游禮樂詩書爲之習

目不得悅淫艷妖誘之色耳不得聞優笑凌亂之音
口不得習操斷擊搏之書居不得近容順陰邪之黨
游不得縱追禽戮獸之樂玩不得有遐異僻絕之珍
凡此數事非謂備之於前而不爲也亦將不得見之
矣及其長而爲若也血氣既定遊習旣成雖有放心
快已之事日陳於前固不能奪已成之習已定之心
矣則彼忠直道德之言固吾之所習聞也諫之者有
所諭焉故庸佞違道之說固吾之所積懼也諂之者
有以辨焉人之情莫不欲耀其所能而當其所近苟
將得志則必快其所蘊矣物之性亦然是以魚得水

而遊馬逸駕而走鳥得風而翔火得薪而熾此皆物之快其所蘊也今夫成王所蘊道德也所近聖賢也是以舉其近則周公左而召公右伯禽魯而太公齊快其蘊則興禮樂而朝諸侯措刑罰而美教化教化之至也可不謂信然哉及夫秦則不然滅先王之學曰將以愚天下黜師保之位曰將以明君臣胡亥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高者詐官之戮人也而傳之以殘忍戕賊之術且曰恣睢天下之人人未盡愚而胡亥固已不能分獸畜矣趙高之威攝天下而胡亥固已自幽於深宮矣彼李斯者秦之寵

丞相也因讒冤死無所自明而况於踈遠之臣庶乎若秦則亾有以致之也漢高承之以兵革漢文守之以謙謹卒不能蘇復大訓是景武昭宣天資甚美才可以免禍亂哀平之間則不得虞篡弑矣然而惠帝廢易之際猶賴羽翼以勝邪心是後有國之君議教化者莫不以興廉舉孝設學崇儒爲意曾不知教化之不行自貴始畧自貴者教其賤者無乃鄰於倒置乎洎我太宗皇帝之在藩邸以爲太子也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遊習卽位之後雖遊宴飲食之間若十八人者實在其中上失無不言下情無不達不四

三年而名高盛古豈一日二日而致是乎遊習之漸也貞觀已還師傅皆宰相兼領其餘官寮亦甚重馬周以位高恨不得爲司議卽此其驗也文皇之後漸踈賤之用至母后臨朝剪棄王室當中睿二聖勤勞之際雖有骨鯁敢言之士旣不得在調護保安之職終不能吐扶衛之一詞而令鑿匠安金藏剖腹以明之豈不大哀哉邪兵興已來滋弊尤甚師資保傅之官非疾廢耗曠不任事者爲之卽休戎罷帥不知書者處之至於友諭贊試之徒踈冗散賤之甚者縉紳耻繇之夫以匹士之愛其子者猶求明哲慈惠之師

以教之直諒多聞之友以成之豈天下之元良而可以疾廢耗曠不知書者爲之師踈冗散賤不適用者爲之友乎此何不及上下之甚也近制官寮之外徃徃沉滯僻老之儒克侍直侍讀之選而又踈棄斥逐之越月踰時不得召見彼又安能傳成道德而保養其身躬哉臣以爲積此弊者豈不以皇天眷佑祚我唐德以舜生舜以堯繼堯傳陛下一十聖矣莫不生而神明長而仁聖以是爲屑屑習儀者故不知省矣臣獨以爲列聖之謨則可也計傳後嗣則不可脫或萬代之後若有周成之中才而又生於深宮優笑之

間無周召保助之教則將不能知喜怒哀樂是之所自也况稼穡艱難乎今陛下以上聖之資肇臨海內是天下人人傾耳注心之日特願陛下思成王訓道之功念文皇將習之漸選重師保慎擇官寮皆用博厚弘深之儒而又練達機務者爲之更相進見日就月將因令皇子衆傳諸生定齒胄講業之儀行嚴師問道之禮至德要道以成之徹膳記過以警之血氣未定則輟禽色之娛以就學聖質以備則資遊習之善以弘德此所謂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之化也豈直修廢學選司成而足倫匹其盛哉則俾知百王莫不

幼同師長同術識君道之素定知天倫之自然然後選用賢良樹爲藩屏出則有晉鄭魯衛之盛入則有東平朱虛之強蓋所爲宗子維城犬牙盤石之勢也又豈與夫魏晉已降因賤其兄弟而剪其本枝者同年而語哉憲宗覽之甚悅

白居易爲右拾遺翰林學士時元稹自監察御史謫爲江陵府士曹掾翰林學士李絳崔群上前面論稹無罪居易累疏切諫曰臣昨緣元稹左降類已奏聞臣內察事情外聽衆議元稹左降有不可者三何者元稹守官正直人所共知自授御史已來舉奏不避

權勢祗如奏李左公等事多是朝廷親情人誰無私因以挾恨或假公議將報私嫌遂使誣謗之聲上聞天聽臣恐元稹左降已後凡在位者每欲舉職必先以元稹爲誠無人肯爲陛下當官守法無人肯爲陛下嫉惡繩愆內外權貴親黨縱有大過大罪者必相容隱而已陛下從此無繇得知此其不可者一也昨元稹所追勘房式之事心雖徇公事稍過當旣從重罰足以懲違况經謝恩旋又左降雖引前事以爲責辭然外議喧喧皆以爲稹與中使劉士元爭聽因此獲罪至於爭聽事理已具前狀奏陳况聞士元蹋破

驛門奪將鞍馬仍索弓箭嚇辱朝官承前已來未有此事今中官有罪未聞處置御史無過却先貶官遠近聞知實損聖德臣恐從今已後中官出使縱暴益甚朝官受辱必不敢言縱有被凌辱歐打者亦以元稹爲誠但吞聲而已陛下從此無繇得聞此其不可者二也臣又訪問元稹自去年以來舉奏嚴厲在東川日枉法沒入平人資產八十餘家又奏王綱違法給券令監軍神樞及家口入驛又奏裴玢違勅徵百姓草又奏韓臯使軍將封枝打殺縣令如此之事前後甚多屬朝廷法行悉有懲罰計天下方鎮皆怒元

積守官令貶爲江陵判司卽是送與方鎮從此方便
報怨朝廷何繇得知臣伏聞德宗時有崔善貞者告
李錡必反德宗不信送與李錡錡掘坑燼火燒殺善
貞曾未數年錡果反至今天下爲之痛心臣恐元稹
貶官方鎮有過無人敢言陛下無繇得知不法之事
此其不可者三也若無此三不可假如朝廷誤在降
一御史蓋是小事臣安敢煩瀆聖聽至於再三誠以
所損者深所關者大以此思慮敢不極言疏入不報
又淄青節度使李師道進絹爲魏徵子孫贖宅居易
諫曰徵是陛下先朝宰相太宗嘗賜殿材成其正室

尤與諸家第宅不同子孫典貼其錢不多自可官中
爲之收贖而令師道掠美事實非宜憲宗深然之嘗
又欲加河東王鐔平章事居易諫曰宰相是陛下輔
臣非賢良不可當此位鐔誅剝民財以市恩澤不可
使四方之人謂陛下得王鐔進奉而與之宰相無深
益於聖朝乃止

蔣又爲右拾遺史館修撰張茂宗居母喪有詔起復
尚義章公主又上疏抗論以奪情之事本屬金革脫
纒成婚敗禮尤甚德宗召對申論之然竟不從
李渤爲贊善大夫分司東都遣使奏表陳時政凡五

事一曰禮樂二曰食貨三曰政刑四曰議都五曰辯
讎渤元和初詔以嵩岳處事起爲拾遺後歷補闕著
作以論時政得失爲已任前後章疏上者尤四十餘
條至是雖以散秩處東維而諫疏不已

張仲方寶曆中爲諫議大夫時鄆縣令崔發因辱小
黃門敬宗赫怒命臺推鞠及元日大赦獨發不得宥
仲方上疏其畧曰鴻恩將布於天下而不行御前需
澤始被於昆蟲而獨遺崔發由是發得不死時論美
之

張臯長慶四年正月以處士上疏曰臣聞神慮澹則
血氣和嗜慾勝則疾疹作和則必臻於壽考作則必
致於傷殘是以古之聖賢務自願養不以外物撓耳
目不徇聲色敗性情繇是和平自臻福慶斯集故易
曰無妄之疾勿藥有喜詩曰自天降康降福俾穰此
皆理合天人著在經訓然則藥以攻疾無疾故不可
餌之高宗朝有處士孫思邈者精識高遠深遠攝生
其所著千金方三十卷行之於代序論云凡人無故
不宜服藥藥勢偏有所阻令人藏氣不平思邈此言
可謂洞於事理也或寒暑爲寇節宜有乖事資醫方
尚須重慎故禮云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施於凡庶猶

且如此況在天子豈得自輕先朝暮年頗信方士徵集非一嘗試亦多累致危疾聞於中外足爲殷鑒皆陛下素所詳知必不可更踵前車自貽後悔今朝野之人紛紜竊議直畏忤旨莫敢獻言臣蓬艾微生麋鹿同處旣非邀寵亦又何求但以曾覽古今粗知忠義有聞而默於理不安願陛下無忽蕩蕩庶俾萬一時穆宗頗好金石之藥疏奏帝嘉歎久之竟訪臯不獲

殷侑文宗初爲衛尉卿會滄鎮不定兵久未解詔令五品已上都省集議時宰臣方務剪除賊寇莫敢異議獨侑抗疏其畧云伏願以宗社安危爲大計以善師攻心爲神武以含垢安人爲遠圖以漏網吞舟爲至德帝雖不納深所嘉歎

韋溫太和中爲右補闕時宗正寺奏大廟第四室第六室破漏有司不時興工將作監王堪及度支判官等各罰俸遽命中人領工徒於禁中卽日修營材木修葺溫上疏曰臣伏見今月五日勅將作監等修葺大廟稽遲各已罰俸特命親臣專知繕理有以見陛下奉宗廟孝思之至也臣聞條合其職國家所以理事歸於正朝廷所以尊今朝廷備制度置百官事存

典故用有經費最重者奉宗廟也大廟當修詔不踰月有司弛惰曾不加誠宜黜慢官者以懲不恪之罪擇可任者責以繕完之功此乃事歸於正官理其業而聖恩不勞百職無曠矣今慢官不恪止於罰俸憂軫所切便委內臣是許百司之官公然廢職以宗廟之重爲陛下所私群官有司便同委棄此臣竊爲聖朝惜也事關宗廟皆書史策苟非舊典不可率然伏乞更下詔書復委所司營葺則制度不嘉官業交修矣疏奏帝甚加納由是追止中人命有司嚴加修奉王直方開成中爲右補闕上疏曰臣伏見近歲已來

災害不作兵革休息百穀豐稔四方寧泰者非他是陛下恭儉清淨日慎一日之所致也伏見陛下事異於前時中外之心有所驚惜比者雖有教坊音樂陛下未嘗賞悅因有錫宴與人共之如此則雖有伶人不害於事陛下卽位之始宣徽教坊悉令停減人數聞近來稍不如此樂工弟子賜與至廣每有此事向外流傳傷陛下聖德豈容易也臣以爲鄭聲娛人音樂動聽能使人情迷亂捨棄萬事而爲樂不足也臣伏以聖體未安加以聲色之翫侵蠹聖祚得不憂乎帝覽奏嘉歎賜帛百疋并以表示宰臣令宣付史官

魏謨開成中爲右拾遺時有詔以叙州司戶叅軍董昌齡爲硤州刺史昌齡前在邕南以殺衡方原得罪無何復有是命謨上疏曰臣聞王者渙汗之恩凡罪寬宥惟故殺人者死乃百王不易之典也其董昌齡比者錄以微効仕之方隅不能砥慎寵光恣其狂暴無辜殺戮事跡顯彰妻孥含冤萬里來訴伏蒙陛下睿聖慈憫念其枉橫特令鞠効尋得罪源尚以微績曲全性命中外言議竊爲未當今授之牧守以理疲人則殺人者遭拔擢冤苦者何申訴此則法理所紊定爲不可臣忝備諫列不敢不言况陛下慎恤刑獄

朔望徇省慮有冤在濫以及生人儻事理稍乖則傷聖化今茲寵授物議囂然伏乞陛下速迴成命以警烈士則天下幸甚疏奏數日昌齡復改爲洪州別駕崔承嘏爲諫議大夫帝以淮南諸道仍歲大旱租賦不登國用多闕及是以度支戶部分命宰臣專之承嘏上言宰相者上調陰陽下安黎庶致君堯舜致時雍熙俾之閱簿書算緡帛非所宜也帝極嘉歎其言後唐杜崇龜清泰初爲翰林侍詔右贊善大夫同正上言曰近日星辰變度苦雨霖霖是生靈共感之災致緯象垂芒之異惟宜修德以答玄穹臣竊以修德

遍在君臣非獨在於君父自古創業守文之主未有無災變者但能修德省躬則化災爲福臣見今月三日夜五更初有二星變異一出軒轅前路一出室壁之間凡五星之氣不合五行一德稍虧五星變異臣恐自戰爭已來或有功臣義士枉抱幽冤或有名山大川失於禋祀今九月震雷極爲異事雷者天之號令八月收聲今震伏不時是號令失節之象陛下繼覃赦宥虔禮神祇惟德動天其災必退更宜師古以合天心惡殺好生資於睿化詔曰杜崇龜術精玄象職在禁廷觀苦雨之霖靈視文星之變異形於章奏

足驗忠勤修德省躬朕誠有愧見災而懼安敢忘懷載閱所陳深所嘉獎後唐馬勝清泰中爲深州司功詣闕上封事曰夫道貴適時謀須應務不可專遵前古不可苟徇今時必在合宜方能致理臣見賊盜律凡盜竊資財多少及放火烧場據所燒物數爲錢數裁斷比來法司嘗行此律令若情敦去殺道在恤刑欲令惡鳥移聲小人革弊致風行草偃須以猛濟寬臣竊見鄉村人有殺牛賭錢嗜酒不事家產者初則恣其克頑後則利於財物若以嚴刑止絕因茲蟻結蜂屯便成群盜耳臣以爲但是竊盜不計財物多少

及放火劫舍並望且行極法俟餘風稍殄澆俗既移然後用輕刑未爲晚也臣又見諸州置捕賊巡務比來以備警巡近者却被爲非人詐爲巡司劫盜閭里旣難辯認爲惡滋深乞一切去除此務凡盜賊出於百姓其原出於屠牛賭博飲酒不務營生請下諸州府巡屬普令沙汰此色之人嚴刑條法則無盜矣何必別置巡司臣又見州縣鄉村有力戶於衙府投名服事如有差役祇配貧下戶臣請州縣節級立定人數其餘令歸田里卽不困貧民詔曰馬勝所陳理亦公當嚴刑去盜正切救時付中書門下告諭中外於

極刑之中不得因緣枉濫務在懲惡止姦審詳行遣蕭希甫爲散騎嘗侍天成三年希甫上言曰臣聞天地助順神理福謙旣物性之德宜何虛心之致誤伏惟陛下自統臨四海勤恤萬方每崇恭儉之風嘗布仁慈之德卽合陰陽無爽災疹不生百穀豐盈五兵偃息今乃川瀆决溢水旱愆違必恐是調燮有乖祭祀未潔軫吾君宵旰之慮負陛下覆育之恩臣實痛心誰迴愧色伏乞特頒明詔下訪有司詢其消遣之方採彼妖祥之本應是前皇古帝徃哲先賢或有遺祠但存舊址在祀典者咸加嚴飭稟靈通者盡畧修

崇悉遵虔肅之誠無惰精祈之懇然後別宣長吏側聽庶民稍闕疾苦之繇須聲無循之策異其昭感仰贊昇平

趙鳳明宗朝爲端明殿學士有周玄豹者自言善相術明宗爲將時玄豹曰貴不可言帝素異之卽位後命爲少列頻召之鳳奏曰玄豹是臣鄉里人侍臣不薄前代術士妄言致人破家滅族者多矣玄豹藝術雖精臣不欲置之都下昔言陛下應運今已効矣陛下無事更詢而輕薄狡妄之徒不知命有定分若玄豹至京師則人士奏其門臣竊思之無益於是乃止

晉石昂天福中爲宗正丞上言曰臣伏見銅臺逆豎漳水叛城始見利而忽起禍心終負釁而難歸至化遂使雄師大舉元惡未除雖寵極後興宜奮雷霆之怒而勢窮力屈可哀螻蟻之生况師老費財民勞失本赦過宥罪素垂範於典經含垢匿瑕事頗關於仁恕伏望陛下施雲天之澤收霜雪之威捨獨夫百死之愆救一鎮萬家之命俾范延光令移本任別與小藩於滄邢兩州自選一鎮庶令省過俾遂自新率彼百萬之資金犒我千營之將士庶明陛下不將威脇但以得柔施好生惡殺之仁彰捨短從長之道暫行

虛刃必致太和所有隨從官員一任將行赴任或是本城兵士屬府職寮亦仰依舊主持更無移改普覃恩惠不問罪愆臣自請獨駕單車徑入逆壘布穹昊不言之信闡陽春不報之恩佇見偃武修文再覩唐堯之化放牛歸馬必興姬發之風

漢張昭遠漢唐天成中爲左輔闕上言曰臣聞周家創業七百年漢氏延洪四百載非惟天命抑亦人謀臣雖至愚粗聞其要叨居諫列備敢奏陳古者人君卽位之後立嫡以爲儲闈列土而封子弟旣尊之以名器復教之以訓詞則驕奢淫逸不萌於心仁智賢

明以習其性良繇擇正人以為師傅聞善事益其聰明假使中材亦成良器凡人善惡之性多因染習而成將創無窮所宜重甚竊以元良宗子拜國本根或陛下未欲封崇先宜教導所貴識古今之成敗知稼穡之艱難使驕縱不期於心正道嘗聞於耳輒條芻管仰瀆冕旒事具於後一帝王之子生長深宮爰自幼冲便居逸樂日厭彫華之翫耳煩絲竹之音所謂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倘非天生聰惠神授賢明持此驕盈焉能無惑苟不預爲教導何以致之盤維臣竊見先帝時皇弟皇子盡喜俳優聞無稽玩物之言則

娛心悅耳告致理經邦之說則俛目頰眉入則務飭
姬姜出則思叅僕馬親賓滿座無非優笑之徒食客
盈門罕有賢能之士以此知識以此宗師必若託以
維城付之主鬯無難亡之國無不破之家其則非遙
可謂殷鑒臣請諸皇子各依古議置師傅之官如陛
下厚之以渥恩課之以訓導今皇子屈身師事每日
講說善道一日之中但記一事一歲之內所記漸多
每至月終令師傅具錄開奏或皇子上謁之時陛下
更令侍臣面問十中得五爲益良多何必讀書自然
博識旣達安危之理兼知成敗之繇主鬯維城何往

不可臣雖短識事繫遠圖伏乞陛下詢於公卿以爲
可否一臣聞古之人君卽位而冊太子封拜諸王究
其所繇蓋有深旨一則欲尊儲闈而作盤石繫我宗
枝一則欲分嫡庶而辨親疎各歸名分使庶不亂嫡
疎不間親禮秩有嘗邪慝不作臣竊見近代聖后賢
君或有失於此道以此邦家構患釁隙萌生昔隋祖
聰明煬帝亦傾於揚勇太宗睿聖魏王終覆於承乾
臣每讀古書深悲其事願于聖代無此厲階其于卜
貳封崇在臣不敢輕議臣請諸皇子於恩澤賜與之
間婚姻省侍之際依嫡庶而爲禮秩據親疎而定節

文示以等威絕其僥倖保宗之道莫大于斯一臣聞上聖之才不修崇而合道中人之性隨染習而無嘗是故告以話言束之名教猶蹈覆車之轍不師銘座之言而况左右全闕正人染習不聞善事欲求賢行其可得乎伏見近代師傅之官所設備員而已未聞調護太子訓導諸王坐食俸錢誠爲尸祿臣請皇子中當爲諸位者雖未封拜先要切磋應在朝宮察師傅之官請每日謁見皇子或講論時政或習熟禮容日增月修有益無損在臣愚職以此爲憂伏乞陛下付公卿詳議以爲可否伏惟皇帝陛下仁深拜善道

在勵精行慈儉而愛生靈正賞罰而激貞濫內外皆無闕政左右盡是賢臣諫者無以措詞多士惟期日勵臣豈合遽陳狂瞽輒犯宸嚴但以恩未報於君親事忽關於國本庶禪萬一聊罄再三乾祐中爲太嘗卿上言臣聞江海不讓於細流所以成其大山岳不讓其撮土所以成其高王者不倦昌言所以成其聖臣歷觀前代乃至近朝遍閱聖君無不好學故楚靈王軍中夾勝不怠倚相之書漢高帝馬上爭衡猶聽陸生之說遂得宸謀益治宗社延長伏惟皇帝陛下纘禹丕圖受堯成法春秋鼎盛四聰不惑於咨詢廊

廟謀深六藝何妨於講習古者或立儒宮或開文館
旁求巖穴之士延納草澤之才雖有前規伏恐未暇
况國家設官分職選賢任能有輔弼講其國經有師
傳啓其言路可以談天人之際可以陳理亂之繇但
能屬耳於典謨何必服膺於卷軸伏望陛下聽政之
餘數召近臣討論經義所異熟三綱五常之要窮九
疇八政之源縱無取於儒冠猶異賢於博奕時帝年
十九猶有童心踈遠正人昵比群小但與郭允明段
贊等瘦詞醜語宮中手放紙鸞太后每提耳規之卽
曰經國之謀閭閣無宜預也外間頗聞故有是奏以

諷之蘇逢吉謂昭曰先帝在藩時今上已總卽命是
事逢吉令誨之以正道今雖君臣禮隔乘間猶獻忠
言皆親狎不嘗吾友所陳深中其病中書欲商量有
所發明但以疏內有輔弼講國之言難別敷奏曰蘇
之益深所愧懷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諫諍部

一十二

直諫

夫極言切諫以弼違箴闕拂心逆耳而有犯無隱觸
法靡悔守死不貳此忠臣之志也若夫南面萬乘之
貴中堂千里之輿威福已任慘舒立致乃敢奮發於
惴惴規切其過失面折廷諍以救其非露章封事以

冊府元龜

諫諍部

卷五十四

一

明其道斯張良喻之於苦口韓非比之於批鱗非徒
 戾一時之意且將蹈不測之禍自非誠心內蘊精忠
 感厲冀一悟於人主而有利於國家者疇能若是哉
 茲所謂匪躬之臣仗節之士者也然而奪美顯惡非
 人臣之禮王文譎諫著風雅之義又何必以倖直詆
 訐為任哉

夏闕龍逢事桀桀為酒池足以運舟糟丘足以望七
 里一鼓之而牛飲者三千人闕龍逢進諫曰為人君
 身行禮義愛人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也今君用財若
 毋盡用人若恐不能死不革天禍必降而誅必至矣
 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朝桀囚囚拘之君子聞之曰未
 之命矣夫

周芮良夫為厲王好利近榮夷公良夫諫厲王曰王
 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
 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有專之其害多矣天地
 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
 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
 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極極中猶日沐惕懼恣之
 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
 極大雅曰陳錫載周言文王布錫施利以載成周道也是不布利而

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於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也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為鄉士諸侯不享王流于彘享獻也

富辰為大夫襄王十三年鄭人伐滑王使游孫伯請

滑游孫伯鄭人執之鄭人文公捷也鄭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又怨襄王之與

命而執三使王怒將以翟伐鄭翟隗姓富辰諫曰

不可人有言曰兄弟讒閱海人百里閱恨也兄弟雖

猶禁禦他人侵侮已者百里喻遠也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墻外禦

其侮文公之詩周公旦所作棠棣之篇禦禁也雖相與恨於墻室之內然能外禦異族侮已者

若是則閱乃內侮不敗親也雖內相恨外禦在鄭天

子兄弟也言與襄王有兄弟之親鄭武莊有大勳力于平桓武公

桓公之子突也莊武公之子莊公寤生也王功曰勳

平幽王之子平王宜兒也桓平王之孫文太子之子

桓王林也幽王既城鄭武公以鄉士夾輔平王東遷

雒邑桓王即位鄭莊公為之卿士以王命討不庭伐

宋入城凡我周之東遷晉鄭是依東遷謂平王也謂鄭武公與晉文侯戮力

夾輔平王也子頹之亂又鄭之繇定子頹周莊王

父篡惠王而立惠王出居鄭厲今以小忿棄之是以

公殺子頹而立之事在周語上置廢也云云忘我且夫

小忿置大德也無乃不可乎謂程也徵於他利乃外矣

兄弟之怨不徵召於他徵召也他徵於他利乃外矣

外利在程章怨外利不義明棄親即程不祥善以怨報德

不仁義所以生利也祥所以事神也仁所以保民也
保不義則利不阜厚不祥則福不降不仁則民不至

古之明王不失三德者三仁故能廣有天下而和寧

百姓令聞不忘王其不可以棄之王不聽十七年王

降翟師以伐鄭降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

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利內則福繇之利外則

禍今王外利矣樹利其無乃階禍乎昔摯疇之國也

繇大任摯疇二國任姓奚仲仲應之後大任之家也

日思齊大任大任王季之妃文王之母一云摯仲氏任又

文王之母也祀繇繇大妣祀繇二國妣姓夏禹之後

妃武王齊許申呂繇大姜四國皆姜姓四岳之後大

之母姜之家也大姜大王之妃

王季之陳繇大姬陳媯姓舜後也大姬周武之女成

公而封是皆能內利親親者也內利內行七德親

媯之亡也繇仲任媯姓之國仲任氏之女為媯夫

取任氏而亡也昭謂幽王為西戎所殺云言褒姒滅之明禍有所繇也密須繇伯姑伯

密須之女世本鄭武公滅之不繇女亡也昭為公羊傳曰先鄭伯

有善乎鄭云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此之謂也媯

繇鄭姬媯姓文王之子聃季之國鄭姬鄭女為媯

夫入同姓相取猶魯昭公娶於吳氏亦其黷姓

息繇陳媯息姬姓之國陳媯陳女為息侯夫人蔡

而見之弗賓媯以告息侯息侯導楚伐蔡侯怨因稱息媯之美於楚子遂滅息以息媯歸也鄧繇

楚曼鄧曼姓楚曼鄧女為楚武王夫人生文羅繇季

王文王過鄧而利其國遂滅鄧而兼之

丹房元覽 直諫 部

姬羅熊姓之國季姬季盧繇荆媯盧媯姓之國荆媯

也楚是皆外利離親者行淫僻小利於外不能親親以亡其國王曰利何

如而內何如而外對曰尊貴明賢顯庸勲長老庸勲庸用

也長老尚齒也愛親禮新親舊是利之內也若七德離判民

乃攜貳判分攜離也七德謂尊貴其親舊各以利退退自營也上求不賢

是其外利也暨至夫翟無列於王室列位次鄭伯南也主

而卑之是不尊貴也南者在南服之侯伯也或云南南而君也按內傳鄭在南服禮

畿外侯伯世位其見待重於翟豺狼之德也鄭未失

周典主而蔑之是不明賢也小平桓莊惠皆受鄭勞

王而棄之是不庸勲也平王東遷依鄭武公桓王即位鄭莊公佐之桓王之子莊

王他也惠莊王之孫僖王之子惠王母悼也為子頓

所篡出居於鄭鄭厲公納之自平王以來鄭世有功

故曰皆受鄭勞鄭伯捷之齒長矣王而弱之是不長老

矣捷鄭文公名弱雅也翟隗姓也隗姓赤翟鄭出自宣王王而虐之

是不愛親也鄭桓公文宣王之弟出者鄭國之封出於宣王夫禮新不問舊

間王以翟女間姜任非禮且棄舊姜氏任氏之女為王女嬪王一

舉而棄七德臣故曰利外矣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

能有濟也逸書也若乃也濟成也言能有所忍乃能成功也王不忍小忿而

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翟階翟禍翟封豕豺狼也不可厭

封大厭足王弗聽十八年王黜翟十年魯僖二十四年黜翟也翟后立通於王子

帶故王廢之王翟人來誅殺譚伯誅責也翟人奉子帶攻王而殺譚伯譚伯周大夫

丹守元龜諫諍部五

富辰曰昔吾驟諫王王弗從以及此難若我不出王其以我為對乎乃以其屬死之帥其徒屬以死翟師

州鳩為伶人景王二十四年鑄無射鍾成伶人告和王謂伶州鳩曰鍾果和矣對曰未可知也伶人媚王謂之和故

日未可知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為和言聲

道與政通今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和也亂世之音怨以

怒故曰不知其和也且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曹其所曹惡鮮

其不廢也故諺曰眾心成城眾心所好莫之能敗其固如城眾口鑠

金鑠銷也眾口所毀雖金石猶可銷也今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害

謂錢鍾也懼一之廢也二金之中其一必廢王曰爾老耄矣何

知八十曰耄老耄昏惑明年悼王立王室亂鍾不蘇

秦茅焦齊人也始皇初為秦王九年遷太后於雍焦

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為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繇此倍秦也一云茅焦諫曰陛下車

僕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咸陽有不孝之行臣竊為

陛下危之言畢乃解衣趨籬始皇下殿左手援之日

先生起矣假父嫪毐也秦王乃迎太后於雍而入咸

陽一云秦王立茅焦為傅又爵之上卿太后大喜曰天下抗直使敗復成安秦社稷使妾母子復相見

者茅君復居甘泉宮咸陽南宮也

淳于越齊人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

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

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友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嘗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臣青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謬其說繼其辭

漢賈誼文帝時為梁王傳上疏曰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言不可盡條記也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進言者謂陳說於天子前者也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實謂治安則是愚也知其不爾而假言之是諛諛也皆非

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厝置也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衝決國制搶攘搶攘亂貌非甚有紀紀理也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言二事之中何者為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之鍾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軌道言法也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

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从
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
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
以為萬世法人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
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
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念此
至熟也雖使禹舜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
固必相疑之勢今建立國奉大其勢必固相疑也下數被其殃上數
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
帝淮南厲親兄之子西鄉而擊謂齊悼惠王子典居而為齊比王反欲擊

取榮今吳又見告矣吳王之不脩漢法有告之者天子春秋時盛

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莫大
有大於其國者言最大也權力且十此者乎十倍於此然而天下少安
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傳相方握其事
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大抵猶言大畧也血氣方剛

漢之傳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之如
此有漢與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
舜不治黃帝日中必焚操刀必割太公六韜日日

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言當及時也焚謂暴曬之也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
不肯蚤為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劉之墮毀也抗舉也劉割也

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
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
處將不合諸侯而安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
能也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
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縮王燕
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八公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
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淆亂
高皇帝與諸公併起并有反室之勢以豫席之也禮卿
大夫之妻子為反室席籍也言諸公幸者乃為中涓
非有反室之勢為之資藉也
其次屢得舍人屢言總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

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
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渥厚也然其後十年
之間反者九起陛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
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
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諉者託也尚
等以疏故反其下句曰臣請試言其親臣請試言其
者親者亦恃強為亂明信等不以疏也
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
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
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
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布衣昆弟之心慮亡

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

慮大計也諸侯皆欲同皇帝之制度而為天子之事 擅

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不行也雖行

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

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圍視而起

圍睛正視言驚愕也

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

馮無擇子名忠直為御史大夫奏淮南厲王誅

之適啓其口七首已陷其句矣

始欲設官節制諸侯王則為刺客所殺

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

效也其異姓負強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

所以然同姓襲是迹而動既有徵矣其執盡又復然

殃禍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

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

坦屠牛者將解左也事見管子

亦不頓者

芒亦謂亦之利如毫芒也

所排擊剝割皆眾理解也至

於籠髀之所非斤則斧

髀股骨也籠髀大也言其骨大故須斤斧也

夫仁

義恩厚人主之芒亦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斧斤也今

諸侯王皆眾籠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亦臣

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臣竊

迹前事大抵強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強則最先反韓

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

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

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疎

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勿蒞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輳並進而歸命天子雖有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若子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且

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

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

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

孫也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封內而犬牙相入者則正其疆界令其隔絕也封其子孫者分

諸侯王之國邑各自封其子孫而受封之所有數償人若有罪黜其地皆入其漢故云頗入也

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償者謂所正列侯疆界有

侵諸侯王者則漢償之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

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慮計也下無倍畔之心

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

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

南 柴奇開章皆與淮 南王謀反者也

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

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服朝委裘

而天下不亂

置遺服朝委裘皆未有所知也委裘若容衣天子未坐朝事先帝裘衣也當

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五業之陛下雖憚而久不

為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瘡

腫足日瘡

一脛之大幾如要一

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慵身慮亡聊

慵謂動而痛也聊賴也

失今不治必為錮疾

錮疾堅久之疾

後雖有扁

鵠不能為已病非徒瘡也又若蹠蓋

足下曰蹠今所呼脚掌是也言

足蹠反戾不可行也

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

楚元王高帝之弟其子於文帝為從

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

兄子之子也

惠王齊懷惠王

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

或制大權以偃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若蹠蓋

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懸凡天子者天

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

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

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

徵召也令

號令也操謂主上之所操持也

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

首顛居下

顛亦反也言如人反顛然

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

有人乎

豈謂國有明智之人乎

非但倒懸而已又類

辟且病瘵

瘵足病瘵風也

夫辟者一面病瘵者一方痛今西

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長爵高爵也雖受高爵之賞猶將禦

寇不得復除逸豫也五尺以上不輕得息五尺謂小兒也斥

候望烽燧不得臥邊方備胡寇作高檣上作桔槔頭

卽火然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卽然之以望其煙曰燧晝則燔煙夜則舉烽將吏被

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

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恐以皇帝之號爲戎人諸侯

勢旣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

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料量也不過

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

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

之計請必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

背說奄人也漢使送公主妻匈奴說不肯行強之因以漢事告匈奴也舉匈奴之衆唯

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菟不搏反寇而搏畜菟

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

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今

民賣僮者僮謂隸妾也爲之綉衣絲履備諸緣備諸若今之織成以

爲要礮及標領者也古謂之車馬內之閑中閑賣奴

君言其上爲乘車及騎從之象也

是故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入廟則服之宴處則不着蓋貴

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縵以偏

諸謂以偏諸縵之也美者備繡繡者織爲斧形是故天子之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墻古者以奉一帝
一后而節適得其節而合宜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

賤得為后服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

自衣阜綿而富民墻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

庶人夔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

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

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

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

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好為大語者夫俗至大不敬也

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

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

俗曰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

贅婚也其不出妻家借父耰鉏慮有德色耰摩田器也言以耰

猶人身體之有麗贅及鉏借與其父而容母取箕箒立而諄語諄責讓也抱哺

色自矜為恩德也言婦抱子而哺之乃與其舅併居無禮之甚也婦姑不相說

則反唇而相稽稽計也相與計較也其慈子嗜利不同禽獸者

亡幾耳然并心而起時猶曰蹶六國兼天下蹶謂技而取之

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併兼

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眾掩寡智欺愚勇威怯

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

下大賢謂高祖也德從天下天下從其德曩之為秦者今轉而漢矣然

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

度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歲不同矣逐利不

耳慮非顧行也言其所追赴惟計利不耳念慮之中非顧行之善惡今其甚者

殺父兄矣盜者剝寢戶之簾劉謂割求之也奪兩廟之器奪取

也兩廟高祖惠帝廟也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

出幾十萬石粟言詐為文書以出倉粟近十萬石耳賦六百餘萬錢乘

傳而行郡國言矯僞之人詐為詔令妄作賦斂其數甚多又詐乘傳而行郡國此其

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

間以為大故特徒也言公卿大夫徒以簿書期會而不知正風俗厲行義也至於俗

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

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

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箱篋刀所以削書札箱篋

所以盛書而不知大體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

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

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管子曰禮義

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

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之寒心哉秦

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

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為虛虛謂丘墟今四維猶未備

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一定世世嘗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也廼始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子

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廼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義禮以道習之逐去邪人即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

不正人居之不能母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廼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妃色妃匹之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官謂官舍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大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救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五

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鞀史誦詩工誦箴諫大進謀上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鸞和車上鈴也步中采齊樂詩名趣中肆夏亦樂詩名趣疾步也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恐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

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訐謂互相斥罪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

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剗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

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

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刈草菅然菅茅也豈非胡亥之

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

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

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

也秦世之所以極絕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避是

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

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

右與狎及也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關於道術

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

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

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

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

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

民賴之比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

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

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

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
 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顏
 也反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
 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
 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
 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
 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
 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
 刑罰治之者積刑罰積而民怨皆禮義積而民
 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因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

道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
 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衰樂之
 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
 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
 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
 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
 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
 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
 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
 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

六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曾惡之如仇讎禍幾及身
 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
 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
 言今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
 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
 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
 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
 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
 男然後百官師小吏官師一官之長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
 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

此善論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况於貴臣
 之近王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
 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王上不遠也禮不
 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
 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
 罰之罪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王上豫
 遠不敬也遠離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體貌謂加禮容
 而敬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
 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黥劓
 鬻則咎馮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

泰迫乎

迫迫天

廉恥不行大臣無廼握重權大官而

有徒隸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

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

冠雖敝不以苴履

苴者履中之籍也

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

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

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

也若夫束縛之繫縲之

縲謂以長繩繫之也

輸之司寇徧之徒

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

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

言知其有

吾亦廼可

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

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

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而滅

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

釁熏也以毒藥熏之

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間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

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故此一豫讓也及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

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

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

頓亡恥皆詭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

若猶

然也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

逝往也

主上有敗則因而挺

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賈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

粹純也言

其勢悉俱亡恥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

廢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

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污穢淫亂

男女亡別者不曰污穢曰帷簿不修坐罷軟不勝任

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猶

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太

謹大訶之域者可問也聞諱訶則白冠釐纓以毛作纓白冠喪服

也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罪耳請室請罪之室胡公深官車駕出有請室

令在前先驅比官有別獄也加劍當以白刃也或曰殺牲者以盤水明頸血故示若此也上不執

縛繫引而行也其中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中罪非大非小也弛

廢也曰上不使人頸蓋而加也不戾其頸而親加刀錯也其有大

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

之也捽持頭髮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

之有禮故羣臣自喜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

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

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

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惟義所在上之化也

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固捍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

言聖人厲此節行以御衆下則人皆懷德戮力同心

國家安固不可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

俱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

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

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

舊及也言何不為投鼠忌器之法而

及久行無

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是時丞相絳侯

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

復爵也故賈誼以此譏帝帝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

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初文帝自代王入即

位後分代為兩國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小

子勝則梁王矣後又徙代王武為淮陽王而太原王

參為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亡子蒞復上

疏曰陛下卽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

一世傳世

也諸侯猶且入恣而不制豪植而大疆

植立也

漢法不

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惟淮

陽代二國耳

藩翰得宜則嗣王安國故云皇太子之所恃也

伐北邊匈奴其

疆敵為鄰能自完則定矣而淮南之比大僅能如黑

子之著面 黑子今所謂麤子也 適足以餌大國耳 餌謂為其所吞食 不

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

為餌豈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飭小行競

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惟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

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翬毛而起 謂蟲名也其毛

為刺以為不可故薪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 不義謂諸侯皆

本等薪謂 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 諸侯皆在國東

故於東門外立之也東 門以為王 畢無 而天下安故

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

里越兩諸侯 越過也兩諸侯梁及淮陽 而縣屬於漢 為縣而屬於漢 其使

民而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 悉盡也 錢用

諸賢稱此其若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

者已不少矣其執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

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 列城縣也

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淮陽梁起於

新鄴以北著之河 新鄴潁川縣也 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 包

也捷謂立封界也 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

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

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 言帝享及太子嗣位之時 當今恬然適遇

諸侯之皆少 恬安也少謂年少 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

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
願指如意但動願指麾則所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

以言智苟身忘事畜亂宿禍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
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

其臣而不自造事欲發言則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
惟陛下財幸財與裁同裁擇文帝於是從誼計廼徙

淮陽王武為梁王北界秦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
餘城徙陽城王喜為淮南王撫其民時又封淮南厲

王四子皆為列侯詎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
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謂接今時當即王之言不

爾復 曾不與如臣者熟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無道

天下孰不知其罪悖惑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

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

謗於天下耳言若尊王其子則是此人少壯豈能忘

其父哉少壯猶言白公勝所為父報讐者大父與伯

父叔父也白公是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大父白

公為亂非欲取國伐主發忿快志刻手以衝仇人之

匈匈利固為俱靡而已言與仇人俱淮南雖小黥布

常用之矣漢存待幸耳言漢之勝布得夫擅仇人足

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
廣都之中卽楚有剽諸荆軻起於兩杜之間剽諸荆
吳王荆
軻刺秦王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周書云無爲虎傳翼
將飛人邑擇人而食
之願陛下少留計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諫諍部 十三

直諫第二

漢東方朔武帝時待詔於公車而大中大夫吾丘壽

王與待詔能用筭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舉計其數
而爲簿籍

也阿城本秦阿房宮也以其
牆壁崇廣故俗呼爲阿城蓋屋以東宜春以西提

封項畝及其賈直提封亦謂提舉四封
之內總計其數也欲除以爲上

林苑屬之南山

屬連也

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

田欲以償鄠杜之民

時未為京兆馮翊扶風故云中尉及左右內史也草田謂荒田也

也 吾丘壽王奏事帝大說朔時在旁進諫曰臣聞謙

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

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

郎臺下周屋

弋獵之

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

苑何必盭屋鄠杜乎

中尉及左右內史則為三輔矣非必謂京兆馮翊扶風也 奢

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

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沂隴以東

南維以西

商與上維二縣也河沂水也隴砥也

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

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

地

高平曰陸關中地高故稱耳海者萬物所出言關中山川物產饒富是以謂之陸海也

秦之

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

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

原本也言說不能盡其根本

此百工

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

饒上宜薑芋水多蠃魚

芋草名其葉似藕荷而長不圓其根正白可食蠃即蛙字

也似蝦蟇而小長脚益人亦取食之 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

故豐鎬之間號為土膏其價畝一金今規以為苑絕

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

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

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墟又壞人塚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圍之騎馳東西車驚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限之與一日之樂謂田獵也無限之與謂天子富貴無限也是其不可三

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

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

紂於宮中綴設九市

靈王起章華之

臺而楚民散

楚靈王作章華之臺納美人以實之卒有乾谿之禍也章華臺臺在華容地也

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冀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

意犯隆旨罪當萬死不勝大願帝廼拜朔為大中

夫後為中郎武帝為竇太主

竇太后女故云太主

置酒宣室使

謂者引內董君是時朔陛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積思於六經留神於王事馳驚於唐虞折節於三代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為右奢侈為務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徑淫僻之路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賊偃為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諸侯憚奈何乎陛下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以設飲食後而自改朔曰不

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
故淫亂之漸其變爲篡是以豎貂爲注而易牙作患
慶父死而魯國全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有詔止
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
交門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繇是日衰
司馬相如爲郎嘗從武帝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
自擊熊豕馳逐墊獸相如因上疏諫其辭曰臣聞物
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
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
險射猛獸猝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

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服施巧雖有烏獲逢棠之技
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
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
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街廩
之變况乎涉豐草騁坵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
變之意其爲害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
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益
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
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
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論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帝

善之

令狐茂壺關三老也武帝末戾太子殺江充舉兵長安中太子兵敗亡不得帝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茂上書曰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調和物迺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乃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大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瞍孝已被謗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繇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

子為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聞闔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御至尊之命以迫蹇皇太子造飾奸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鬲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亡告不忍忿怒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遁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以太子為罪過而深責之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臣欽若等曰謂丞相劉屈氂也智者

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比于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鉄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正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愬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倦倦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書奏天子感寤不夏侯勝為光祿大夫昌邑王嗣立數出每出遊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謀上者陛下欲出何之王怒謂勝為妖言縛以屬吏屬委也吏白大將軍霍光光不舉法是時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

昌邑王光讓安世以為泄語安世實不言通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嘗陰時則下人有代上者惡察察言惡謂忌諱也察謂計謀不敢明顯言之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繇此遂重儒者王吉舉孝廉為郎補若虛右丞遷雲陽令舉賢良為昌邑中尉而王好遊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曰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今者大王幸方輿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

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爲民不可數變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虐不伐甘棠之詩也六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訢銜馳驅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箠轡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爲大暑之所暴冬則爲風寒之所匿薄數以輒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然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銜

楸之間哉休則俛仰誠信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臧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臻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於宮館園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織芥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享國之福也臣吉愚慙願大王察之王賀雖不遵道然猶知敬禮吉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惰中尉其忠

數輔吾過使謁者千秋賜中人牛肉五百斤酒五石
脯五束其後復放縱自若吉輒諫爭甚得輔弼之義
雖不治民國中莫不敬重焉久之昭帝崩亡嗣大將
軍霍光秉政遣大鴻臚宗政迎昌邑王吉即奏書戒
王昌邑以行淫亂廢宣帝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
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事任
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曰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
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
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言
子如此思治百姓為之更欲治之主不世出言有時
生然未盡政務之本也遇之不

常值也

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
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籍
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
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
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王獨行於
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
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
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
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
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

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任故一變之後不可復脩也

言其弊深難久行也

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僞

萌生刑罰亡極

萌生言其爭出如草木之初生

質樸日銷恩愛寢薄

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

之時引先王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

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毆

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

以仁撫下則羣生安逸而壽考

則俗何以

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

高宗殷王武丁也享國百年也

竊見當

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脩奏唯陛下財擇焉吉意以

為夫婦人倫大綱夭壽之萌也

繇之而生故云萌也

世俗嫁娶

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

民多夭聘妻送女亾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

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公主

娶天子女曰尚公主國人娶諸

侯女曰承公主尚承皆卑下之名也

使男事女夫誦於婦逆陰陽之位

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駕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

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

言無節度

是以貪財誅利不

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

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

冥冥言未

又言舜湯不用三

公九卿之世而舉臯陶伊尹

不繼世而爵也言臯陶伊尹非三公九卿之世

不仁者遠

任用賢人放出讒佞

今使俗吏得任子弟

子弟以父兄任為郎

率多驕驚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

檀所為作也

伐檀詩篇名刺不用賢也

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

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氏戒樂府省

尚方

尚方主功作也

明示天下以儉古者工不造瑯琢商不

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

本本立而未成其指如此帝以其言迂濶不甚寵異

也

鄧昌愍為諫大夫宣帝時蓋寬饒上書坐劾誹謗臣

愍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詆

擢上書訟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

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司隸較尉寬饒居不求安食

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

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

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

諫為名不敢不言帝不聽遂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

自剄北闕下眾莫不憐之

蕭望之宣帝時為大行治禮丞大將軍霍光薨子禹

復為大司馬望之以霍氏彊盛上疏乞口陳災異下

少府問狀望之對以為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

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魯君察於天變宜此害
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
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致
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本心樹之唯
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材以為腹心與參政謀令
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
事理公道立奸邪塞私權廢矣對奏天子拜望之為
謁者

貢禹為諫大夫元帝初即位數虛已問以政事虛已
受其言也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古者宮室有

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秣養也謂以牆塗

而不瑠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

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它賦斂繇

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

置貢職而已言天子以畿內賦斂自供千里之外故天

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景皇帝循古節

儉宮女不過十餘廐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

繒厚器無瑠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為奢侈轉輾益甚

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綺刀劍亂於主上主上時臨

朝入廟眾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

昔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

下正曲臣愚以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

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論語稱孔子曰益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

友方今宮室已定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

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筭三服官主作天子之服在齊地筭盛衣器也方

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

王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十萬三工官謂

少府之屬官考工室也右工室也東園匠也東西織

室亦然廐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從天子往太后

也見賜杯案盡又王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

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為大饑餓死者

是也今民大饑而死又不葬為犬豬食食人之骨也人

至相食而廐馬食粟若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

之日行步而動作王者受命於天為民父母固當

若此乎天下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

以填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

妾多藏金銀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

十物盡瘞藏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

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

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不能自言羣臣亦隨故事

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諸侯妻妾

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

怨女外多曠夫曠空也室家空也及庶衆堊埋皆虛地上以

實地下其過自上生日從也上謂天子也皆大臣不循故事之

畢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減損乘車服御器

物三分去二產子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

二十餘人悉歸之言人產子多少自有定命非繇及廣妾媵也故請上留十餘人

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

憐也廐馬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為

田獵之園舍置也獨留置之其餘皆廢去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鄜皆

復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下饑饉可立大自戒損以

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

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謀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母二

爾心大雅大明之詩也謀誠也上帝亦天也言承天之意此誠難矣王者之命不妄改易天嘗降監

信可畏也毋二爾心論語稱孔子曰當仁不讓於師故引之也當仁不讓

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揆度也不可與臣下

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上下猶言高下臣禹

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天子納善其忠

翼奉東海人元帝初元二年二月戊午地震其夏齊

地人相食七月丁酉地復震因赦天下舉直言極諫之士奉奏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歷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

陰 若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也又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始終際會之歲此則有變改之

政也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

之安危至秦乃不說傷之法是以大道不通至於滅

亡今陛下明聖深懷要道燭臨萬方布德流惠靡有

闕遺罷省不急之用振救困貧賜醫藥賜棺錢恩澤

深厚又舉直言求過失盛德純備天下幸甚臣奉竊

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蝕地震之效

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亦不足多適所習

耳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

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

猶人之有五藏六體五藏象天六體象地故藏病則

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申動於貌今年太陰建於甲

戌律以庚寅初用事歷以甲午從春

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十一

月與寅日黃鍾歷中甲寅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

律初起用事也

十

諫諍部

卷之五十五

公正廉貞 甲庚皆三陽甲在東方為仁庚在西方為義戊為公正寅午為廉貞木數三寅在東方木位之始故曰參陽也 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歲本首王位日

臨中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雖有大令猶不能復 大令謂虛倉廩開府庫之屬也復補也 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

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疏而難逆故同姓一異姓五廼為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為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勢尤奢僭過度呂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

建章甘泉宮才人各以百二皆不得天性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之事也諸侯王國與其後宮宜為設員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為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唯陛下財察明年夏四月乙未孝武園白鶴館災奉自以為中上疏曰臣前上地震之效曰極陰生陽恐有火災不合明聽未見省答臣竊內不自信今白鶴館以四月乙未時加於卯月宿亢災與前地震同法臣奉廼深知道之可信也不勝拳拳願復賜問卒

其終始上復延問以得失

康衡

臣欽若等曰衡姓本犯太祖廟諱上字也

元帝時為給事中是時有

日蝕地震之變帝問以治政得失衡上疏曰臣聞五

帝不同禮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

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

抵觸也

年人赦

比類也

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竊見大

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

獄此殆導之未得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

惡

保養也陳施也孝經曰陳之以德義而民莫遺其親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故衡於以為言也

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

賄賤義好聲色尚侈靡廉恥之節薄淫僻之意縱

紀失序疏者諭內

疏者妻妾之家內者同姓骨肉也諭謂過越也

親戚之恩

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微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

設施也原

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

歲赦請每歲一赦也錯置也

臣愚以為直臺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為

國乎何有

論語載孔子之言謂能以禮讓治國則其事甚易也

朝廷者天下之

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

循順也好

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

衆相愛四者明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

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

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

言下之所行皆取化於上也今

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伎害好陷人於

罪伎堅也謂酷害之心堅也貪財而慕執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

雖嚴刑峻法猶不惡此非其天性有繇然也

非其天性

自惡繇上失於教化耳臣竊考國風之詩則南召南被聖賢之

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

篤厚也謂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

之類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

詩鄭風大叔于田之篇曰禮揚暴虎獻于公所將叔

無和成其傷汝禮揚肉袒也暴虎空手以搏之也公

鄭莊公也將請也叔莊公之弟大叔也狙快也言以

莊公好勇之故大叔肉袒空手搏虎取而獻之秦穆

貴信而士多從死

秦穆公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

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黃鳥詩所為作也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

胡公夫人武王

之女太姬無子好祭鬼神鼓舞而祀故其詩

晉侯好

儉而民畜聚

唐風山有樞之詩序云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有用有鐘鼓

弗馳弗驅宛其死矣它人是愉故其俗皆吝齋而積

財大王躬仁而邠國貴怨

太王周文王之祖即古公亶父也國於邠修德行義

戎狄攻之欲得地與人人人皆怒欲戰古公曰以我

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也乃與其私屬度漆

沮之梁山止於岐下及它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

邠即今邠州是其地也言化太王之仁故其俗皆貴

誠繇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

上謂崇尚也今之偽

薄伎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

也言非家家皆到人人勸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

僚敬讓道德之行繇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

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

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

我後生商頌殷武之詩也商邑京師也言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做乃四方之中正也王則壽考且安以此令

守而我子孫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

而懷鬼方也鬼方遠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

其俗習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則或見侈靡

而放效之放效也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

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祲謂陰陽氣相侵漸以成災祥

也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

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暗靜者動謂地震也明

者暗謂日蝕也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

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歛多民所共者大而吏

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

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崖偃武行文將欲度唐

虞之隆絕殷周之衰度過也絕謂除其惡政也諸見罷珠崖詔書

者莫不欣然人自以將見太平也直遂減宮室之度

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內外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

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

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昭亦明也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

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救失俗易民

視救正也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引於

京師叔善也問名也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

興也帝說其言遷衡為光祿大夫

谷永成帝時為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訖當之郡時有

黑龍見東萊帝使尚書問永受所欲言永有所言今尚書即受之

永對曰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

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如若也

即上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王不變改而更用夏

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日

莫能危自謂如日在天而無有能傷危也是故惡日廣而不自知大

命傾而不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

也言安必思危存不忘亡乃得保其安存也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

之誅使蕩蕤之臣得盡所聞於前不懼於後患直言

之路開則四方衆賢不遠千里輻輳陳忠羣臣之上

願社稷之長福也漢家行夏正夏正色黑黑龍同姓

之象也夏以建寅為正萬物在地中色黑今黑龍見同姓象也龍陽德繇小之

大言因小以至大故為王者瑞應未知同姓有見本朝無繼

嗣之慶多危殆之隙欲因擾亂舉兵而起者邪將動

心冀為後者殘賊不仁若廣陵昌邑之類臣愚不能處也處謂斷決也元年九月黑龍見其晦日有食之今年

十月已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二三而同月臣欽若等日謂一月之內兩度災異也三代之未春秋

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繇婦人與羣惡沈湎於酒書曰乃用婦人之言自絕

下天周書太誓之辭婦人妲己言紂用妲己之言自取殘滅非天之絕也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崇是長是信是使亦太誓之辭也崇尊也言紂容納逃亡多罪之人親

信使用尊而長之詩云燎之方陽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小雅正月之詩威亦戒也言火燎方熾寧有能滅之者乎而宗周之盛乃為褒姒所滅怨其甚

也易曰濡其首有孚失是未濟上九爻辭言終樂無節飲酒濡首有言之道於

是遂失也濡濕也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畧陳其效易曰

在中饋无攸遂家人六二爻辭饋食也言婦人之言道居中主食遂順而已无所必遂

婦人不得與事也詩曰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大雅瞻仰之詩懿美也哲智也言幽王以哲婦為美實乃為梟鴟也婦謂褒姒也梟鴟惡鳥之聲故以諭焉又言此禍亂非從天而下以寵褒姒之故生災建始河平之

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許皇后及班婕妤之家重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藏女寵至極不可上矣上猶加也今之後起

天所不享什倍于前謂趙李本從卑賤起也廢先帝法度聽用

其言官秩不當從釋王誅從放也釋解也王誅謂王法當誅者驕其親

屬假之威權從橫亂政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

廷獄大為亂阱穿地為坑阱以拘繫人也榜箠靡於

炮烙瘖痛也炮烙紂所作也膏塗銅柱加之火絕滅

人命王為趙李報德復怨復亦報也反除白罪建治正吏

罪之明白者反而除之吏掠笞服之多擊無辜掠立迫恐

立其罪各至為人起息分利受謝言富貴有錢假記其名代之為王放與官人以

取利息而共分之或受報謝別取財物生出死入者不可勝數是以日

食再既既盡也以昭其辜昭明也王者必先自絕然後天

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謂私畜田及奴婢賤

物也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守成帝好微行更作私字以相呼崇

聚僇輕無義羣小以為私客僇疾也數離深宮之固挺

身晨夜與小人相隨烏集雜會飲酒吏民之家言聚散不

嘗如烏鳥亂服共坐流酒媠媠溷淆無別閔免遁樂

晝夜在路閔免猶黽勉也遁流遁也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

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

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

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言當畏慎今

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

捐十年功緒緒謂功作之端次改作昌陵及天地之性因下

為高積土為山發徒起邑並治宮館大典繇役重增

賦斂徵發如雨

言其多也

役百乾繇費儼驪山

儼比也言勞役之功

百倍於楚靈玉費財之廣比於秦始皇也

靡敝天下

靡勞也

五年不成而後

反故又廣軒營表

軒大也

發人塚墓斷截骸骨暴揚尸

樞百姓財竭力盡愁恨感天灾異屢降饑饉仍臻

仍頻

也流散冗食餒死於道以百萬數

冗亦散也餒餓也

公家無

一年之畜百姓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詩

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

大雅蕩之詩也

願陛下追觀夏商

周秦所以失之以鏡考行已

鏡謂鑒照之考較也

有不合者臣

當伏妄言之誅

言帝之所為違於節儉皆與承言同

漢興九世百九十

餘載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或以申

典或以治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

壯之隆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

意亦已多矣為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

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發

明聖人之德昭然遠寤畏此上天之威怒深恐危亡

之徵兆蕩滌邪僻之惡志厲精致政專心反道

反猶還也

絕羣小之私客免不正之詔除

除謂除補為官者

悉罷北宮

私奴車馬媾出之具

媾出媾游也

克已復禮毋貳微行出

飲之過

貳謂重為之也

以防迫切之禍深惟日食再旣之意

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椒房皇后所居玉堂篋幸之舍也毋聽後宮

之請謁除掖庭之亂獄去炮烙之陷阱誅戮佞邪之

臣及左右執左道以事上者以塞天下之望且寢初

陵之作止諸繕治宮室闕更減賦盡休力役闕亦謂

更謂更卒也存卹振救困乏之人以彌遠方彌安厲崇忠

直放退殘賊無使素餐之吏久尸厚祿以次貫行固

執無違貫聯續也謂上所陳眾條諸事宜風夜孳孳

婁省無忌婁省白觀省也舊愆必改新德既章章明也緘介之

邪不復載心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

可復去就者言去離無德而就有德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留

神反覆熟省臣言臣幸得備邊部之吏不知本朝舊

言觸忌諱罪當萬死成帝性寬而好文辭又久無繼

嗣數為微行多近幸小臣趙李臣欽若等日謂趙皇后李健存之親也

從微賤專寵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嘗憂至親難

數言故推永等使因天變而切諫勸帝納用之永自

知有內應展意無所依違展申也每言事輒見答禮加

而答禮加至上此對帝大怒衛將軍高密擿永令發去謂

發動去長安帝使侍御史收永勅過交道廐者勿追交道廐

六十里近延陵御史不及永還帝意亦解自悔後為光祿大

夫給事中元延中為北地太守時災異尤數永當之

官帝使衛尉淳于長受永所欲言永對曰臣永幸得
以愚朽之材爲大中大夫備拾遺之臣從朝者之後
進不能盡思納忠輔宣聖德退無披堅執銳討不義
之功猥蒙厚恩仍遷至北地太守絕命墮首身膏野
草不足以報塞萬分陛下聖德寬仁不遺易忘之臣
垂周文之聽下及蒞蕘之愚有詔使衛尉受臣永所
欲言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脩
其職臣永幸得免於言責之辜有官守之任當畢力
遵職養綏百姓而已不宜復闕得失之辭忠臣之於
上志在過厚是故遠不違君死不忘國昔史魚旣沒

餘忠未訖委樞後寢以屍達誠汲黯身外思內發憤
舒憂遺言李息經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
臣永幸得給事中出入三年雖執干戈守邊陲思慕
之心嘗存于省闈是以敢越郡吏之職陳累年之憂
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爲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
海內非爲天子列土封疆非爲諸侯皆以爲民也垂
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迺天
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
地博愛仁恕恩及行葦籍稅取民不過嘗法宮室車
服不踰制度事節財足黎庶和睦則卦氣理效五徵

時序百姓壽考庶草蕃滋符瑞並降以昭保佑失道
 妄行逆天暴物窮奢極欲湛涵荒淫婦言是從誅逐
 仁賢離逃骨肉羣小用事峻刑重賦百姓愁怨則卦
 氣悖亂咎徵著郵上天震怒災異屢降日月薄蝕五
 星失行山摧川潰水泉湧出妖孽並見彗星耀光饑
 饉荐臻百姓短折萬物天傷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
 復譴告更命有德詩云乃眷西顧此惟予宅夫去惡
 奪弱遷命賢聖天地之嘗經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
 德有厚薄期質有脩短時世有仲季天道有盛衰陛
 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涉三七之節紀遭

無妄之卦運直百六之災厄三難異科雜焉同會建
 始元年以來二十載之間羣災大異交錯蜂起多於
 春秋所書八世著記久不塞除重以今年正月己亥
 朔日有食之三朝之會歲月日三者之始故曰三朝四月丁酉四
 方衆星白晝流隕七月辛未彗星橫天乘三難之際
 會畜衆多之災異因之以饑饉接之以不贍彗星極
 異也七精所生流隕之應出於饑變之後兵亂作矣
 厥期不久隆德積善懼不克濟內則爲深宮後庭將
 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北宮苑固街巷之
 中臣妾之家幽閒之處徵舒崔杼之亂外則爲諸夏

上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內亂朝暮日

戒諸夏

內亂則禍在朝暮諸夏則日戒有兵

舉兵以火角為期

以熒惑芒角為

期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臣永所以破膽寒心預

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於上願陛下正君臣

之義無復與羣小媾黷燕飲中黃門後庭素驕慢不

謹嘗以醉酒失臣禮者悉出勿留勒三綱之嚴脩後

宮之政抑遠驕妬之寵崇近婉順之行加惠失志之

人懷柔怨恨之心保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

出而後駕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巨

妾之家三

內亂之路塞矣諸夏舉兵萌於民

而吏不知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易屯卦九五爻辭也膏者

所以潤人肌膚爵祿亦所以養人者也小貞臣也大貞君也

貞君也遭屯離飢荒君當開倉廩百姓而反吝則凶

臣吝吝則吉論語曰出內之吝謂之有司

傳曰饑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

厥咎亡諛辭曰闕動壯飛

臣欽若等曰壯所以下閉者也以鐵為之若今之鑼

也辟為無道臣為非厥咎亂臣謀篡

易諛古王者遭

衰難之世有饑饉之災不損用而大自潤故凶百姓

困貧無以共求愁悲怨恨故水城闕守國之固固將

去焉故壯飛往年郡國二十一傷於水災禾黍不入

今年蠶麥咸惡百川沸騰江河溢決大水汎濫郡國

五十有餘比年喪稼時過無宿麥百姓失業流散群輩守闕大異較炳如彼水災浩浩黎庶窮困如此宜損嘗稅小自潤之時

言所潤益於已者當減小之

而有司奏請加

賦甚繆經義逆於民心布怨趨禍之道也壯飛之狀殆爲此發古者穀不登虧膳災屢至損服凶年不墜塗明王之制也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戎大官導官中御府均官掌畜廩賦用度正尚方織室京師郡國工服官發輸造作以助大司農流恩廣施振贍困乏開闢梁內流民恣所欲之以救其急立春遣

使者循行風俗宣布聖德存卹孤寡問民所苦勞二千石勅勸耕桑毋奪農時以慰綏元元之心防塞大姦之隙諸夏之亂庶幾可息臣聞上主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下主可與爲惡而不可與爲善陛下天然之性疏通聰敏上主之姿也少省愚臣之言感寤三難深畏大異定心爲善損忘邪志毋二舊愆厲精致政至誠應天則積異塞於上禍亂伏於下何憂患之有竊恐陛下公志未專私好頗存尚愛羣小不肯爲耳對奏天子甚感其言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亦以無繼嗣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祠祭上

林苑中長安城旁費用甚多然無大貴盛者永說帝
 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
 不可罔以非類諸皆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
 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
 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與輕舉登遐倒景覽
 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翼氏風角五
德東方甲南
 方丙西方庚北方壬中央戊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
 種五色禾於地而耕耘也
 堅冰淖溺方土詐以藥石若陷冰凡投之冰上
冰即消液因假為神仙道使然也化腹
 中五倉之術者思身中有五色腹中
有五倉存則不飢皆姦人或眾挾
 空道懷詐偽以夢周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

遇求之溫湯如繫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土距而
 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
 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
 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
 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仙之道遣徐福韓終
 之屬多齋童女入海求仙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
 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藥大等皆以仙人黃
 冶祭祀事鬼神使物入海求神采藥貴幸賞賜累千
 金尤大尊盛至妻公主爵重位象震動海內元鼎元
 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擊言有神仙致福之

術者以萬數其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
 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人神轅陽侯師張宗之姦紛
 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
 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
 驗足以揆今經日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

周書
維詰

之辭也言祭享之道唯以潔誠若多其
 容儀而不及禮物則不為神所享也

論語曰子不
 語怪神唯陛下拒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上
 善其言

册府元龜

